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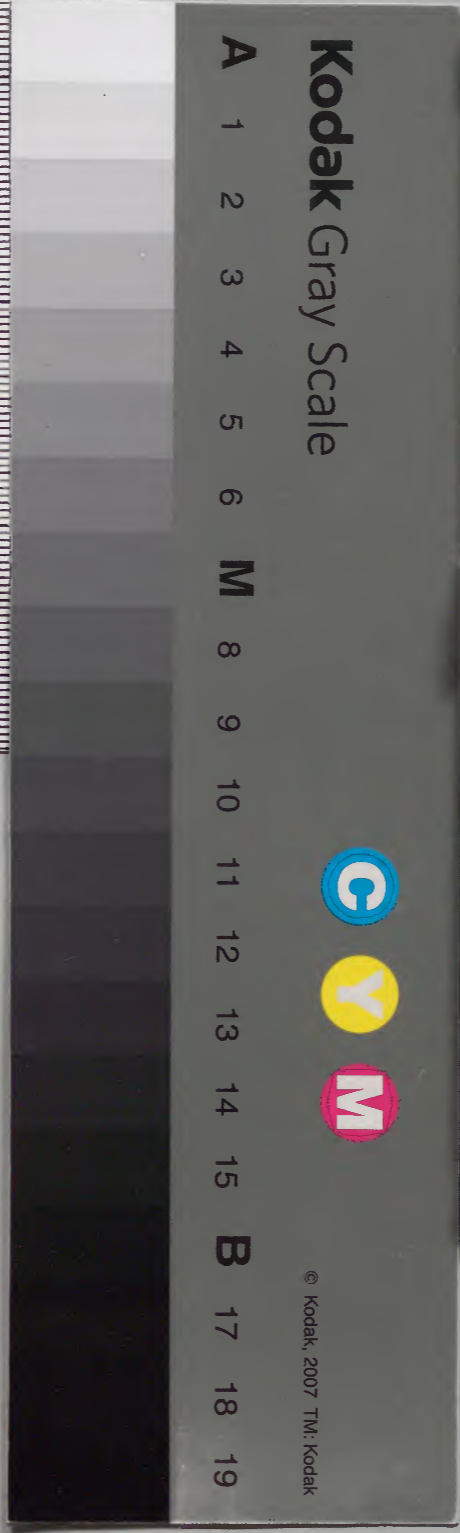
初潭集十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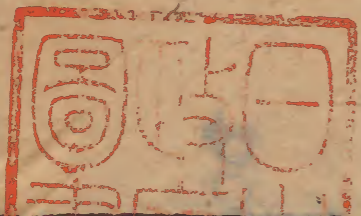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五	六
一	七	二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八	七	書
五	八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56
冊數	8	(4)
函號	303	60





初潭集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音樂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
 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
 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舡而去旬時不返伯
 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
 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
 舡迎之以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淺草文庫

嗟夫學道亦若是矣學人者不至舍己者未盡及至海天一色四顧無依驚恠駭愕不能以已不可致思矧可晤語自然之音見矣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能無悲乎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飲比往客有彈琴者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告

主人主人自起追之中郎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吳人燒桐以爨蔡邕聞火烈聲知是良木因裁爲琴而尾猶焦故時人名爲焦尾琴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獨坐彈琴夜分忽有客來詰與康語辭致清辨因琴而彈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傳於人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

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松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耻與魑魅爭光。」

○稽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真輕薄。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彥回與王戎、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

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

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雜，不可

得已。」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

寫得。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柳吳興、暉時為齊竟

陵王法曹參軍，王有謝太傅鳴琴，手授吳興、吳興彈

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也
在今辰矣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
取琴調之其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所謂楚明
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艷俗
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而歌歌畢遂去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
正合類聚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

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嶺聲躁急若激
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洛中董氏畜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
無人蹤惟石崔嵬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未書云
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
○車谿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
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

不自失隆茂宗因畫為據琴圖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帝果死江都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

南郡作詩或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鵲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為鼙鼙鼓有道人裝修戲為詞曰遮莫鼙鼙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頽

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官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元豐間命楊傑定樂傑欲銷王朴舊鐘詔不許令輔臣至太常按試傑令擇朴敝鐘陳之有樂工不平安夜潛易去明日輔臣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工扣之音韻更佳乃大沮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正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爰之是也

○劉越石爲胡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憑几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吹胡笳賊皆流涕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去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堅如鐵石截爲笛以遺李
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吹之寥亮逸發俄
有客呼舡同載既吹笛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
未嘗見也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
不知所之

○伏滔長笛賦叙曰予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
老者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
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眎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
獨絕故歷代傳之而不幸折於孫綽妓之手惜哉

○王子猷在渚下舊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
岸上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
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爲作
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國寶搆謝太傅於孝武太傅患之一日帝召桓子
野飲命桓吹笛桓卽爲一弄放笛云臣於箏雖不及
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臣有一奴善吹笛
并請召之帝善其調達乃令召奴既吹笛桓便撫箏
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見疑忠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
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

沾襟乃越席就之撫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

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

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

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北人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袁山松好之乃為文

其章句婉其節制酒酣而歌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

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遂為三

絕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麟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

或曰彼為樂喪也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

何樂喪之有然則喪有挽歌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

高帝召齊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

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杵挽人銜枚執樂喪者邪劉氏曰按莊子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疎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如此

○二藝術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雞竿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乘舟而至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

不善也象大獸也然象以齒喪身相林裁衣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琚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

亮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為幽州乎未期而受

○王早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

外急使日中時兩馬赤白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

與妻子別早即入召家人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

至果促上馬詣大武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

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
陳亡之年淮流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矣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此葬龍耳不
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
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以爲近
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桑田水去墓數十里詩
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惟宅氣
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
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
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
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著筮之卦

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
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
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奇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
復委罪於樹木

郭能脫王震厄而不能自脫日中厄何哉豈其可

脫與否一由數定公但能預知之者耶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
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
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
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
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題使人視之果黑
牛而以布裹其題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

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
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
必有列士侯王在戶不寧曰其生時錢文穆王詣寧
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襜籍徘徊方去
○安定嵩真明筭術成帝時人真常筭其年壽七十三
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
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等欲以告
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櫬
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榔卽以葬焉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
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不可校此妄爾達
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也達
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
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大笑曰以卿善射故以相試
遂出酒肉酣飲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碁母懷文

云此人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卽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李寬爲常侍門下盧生語人曰據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慕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因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得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暉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

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長安巧工卞緩作卧褥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又有九層博山香鑪縷爲奇禽恠獸窮諸靈異皆自能運動

○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棋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無患木名程雅問櫨木曰無患何也曰音有神巫曰淫氐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柳士隆雙鎖為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

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

中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

角低頭拂棋妙踰於帝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奕棋夜夜令蒼頭執燭或

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

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

張然漸遂假書於許赤處聞見口富

○可恨不載奴姓名

○李納性不急而酷嗜奕棋每下子極寬緩有時躁怒

家人密以棋具置前便忻然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荀勗嘗在晉武帝座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

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

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寒馬之野田間有放

馬者相去里許，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曰：果眇。王武子嘗乘一馬，着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

目不足示也。伯樂相馬經云：馬生下，鳴地無毛，行千里，永舉一脚，行五百里，鬮筋，豎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團如麴。帝弄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弄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弄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安得不精。

楚王有白援，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援擁柱號矣。

○賈堅鬻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

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旣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兒下羊膾裏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

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談詰問良久乃云小
人母年垂百歲抱疾未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
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脈處方始
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
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
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
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
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為吳廷紹獨謂當用猪

膏湯一服疾良已焉延已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厨人
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鵝鵠廷紹曰吾得
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
猪實湯治之山雞鵝鵠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
解其毒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
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
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
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有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來謝忽不見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

曰本來相迎許智藏至嘗必相苦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癩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薨

○三書畫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濕水經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於邁化為大

鳥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十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讐酒討錢。足以滅之。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能。此藝襲與張芝相善。故芝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崔瓊子玉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

○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口。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人謂草聖。芝弟昶。黃門侍郎。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二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苦求不與。及誕死。盜開其墓。得之。嘗曰。用

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
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
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
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
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
輓轡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
既下頭鬢皓然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故以蔡中郎殉葬也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
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
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爲先直書者一寸二分行草
書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
一身之力而送之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亡失
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申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掩曖斐亶極有好勢右軍甚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時王獻之爲吳興守見欣愛之嘗入縣見欣著新練裙晝寢遂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云羊敬元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故時人語曰冒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羽羊不奉命元顯怒以爲後軍舍

人此職本用寒人羊意安恬不爲卑已

○齊高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梁江夏王鋒四歲卽倚井欄爲書書滿洗去復更書晨興不拂窓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卽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也

武帝雅重蕭子雲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後出爲東陽太守

百濟國使人來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望船三十餘步拜行而前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丁覘與智永同時世稱丁真永草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烏彤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故得奇恠凡草聖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

經歲餘辭去彤又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劒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為草書豎牽之極真卿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又辭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定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

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懷素俗姓錢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為大錢師小錢師

○米元章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書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如此好書安得不好凡事皆然靡不成者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

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宸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胡汲仲謂趙子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

垂也意違勢屈二垂也風燥日炎三垂也紙墨不稱四垂也情急手闌五垂也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

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挾取殆遍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輓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輒後積土如盜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舒雅得海螺甚奇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詩門下書林糙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卽證發光地菩薩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衰、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及、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

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是真實語、雅盡形容、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鰕、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鮓魚乃
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鮓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
一時執得

○白獺數頭常遊洛水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徐畫固
精白獺善嗜夫人亦然總不避死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
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
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
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

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木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空廢世語曰會
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
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
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
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
之好丹青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

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只得如此道，亦畢竟是變化去也。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留譜與人。

戴安道中年畫行象甚精，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卓吾子曰：此答未善。予因代答一轉語云：與俗人看便是真俗。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之，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
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
日再往曰猶近代佳手後日又再往曰名下定無虛
亡因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嘗於
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
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
壁徐視畫已失矣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
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即令於大同
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
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
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
霧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為同能不如一
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

坐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
安然不動李廌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
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

○張垂崖鎮蜀雅聞孫知微名欲與相見一日聞知微
在僧舍亟捐車騎詣之知微卽投閣遁去後垂崖還
朝路出劔閣逢一村童負篋迎於道左曰適一山人
以書投我曰公所喜者畫也謹以爲獻公知是知微
卽問童子所在童子曰去已遠矣及馬知節來守成
都與知微游處甚好得其畫甚多馬解金帶贈孫孫

繫金帶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
孫思邈李太白復出也

郭恕先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
海島中道什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
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
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
出

初潭集卷之十四

蘇思賢李太白真出也
蘇金帶等蘇士人具其辭請蕭蕭白亦金帶皆以蘇
蘇思賢李太白真出也
蘇金帶等蘇士人具其辭請蕭蕭白亦金帶皆以蘇

初潭集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為北都尉後公進爵為王召建
公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建公曰昔舉
大王時乃可作尉耳建公司馬防也懿之父

○張君嗣在益州為雍閭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
令言次從孫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之知
故許芝遣裔臨發引見問曰蜀卓氏女亡奔相如貴

士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初雍閭送裔時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麓不足殺也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王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連往諸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座大笑邵貞與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重之於是吳中盛為俊談貞聞而嘆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可以愧死矣
○知愧猶可愧即不死也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駃騠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

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真真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庾法暢握麈尾至佳庾太尉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當由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汲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觀青天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道一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

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固
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
然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
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
皆有餘子春語衆曰此年少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
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
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

○初管輅父爲瑯琊卽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

講學郡覺太守單子春聞公明一覺之雋請與相見
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
之姿輅旣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
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與飲酒
盡問曰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
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
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
單稱嘆不已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
乎王曰褻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
漢廢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快活真快活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
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嗟
峨其水渾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
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

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
相與殷共相往返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
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
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
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
顧看兩王掾輒嬰如生母狗馨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
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
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

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人以爲名通

○既是臭腐之物何以終日書空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龕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龕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劉孝標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撰晉書亦稱其

有義學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此實語非名通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於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
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麀麀爲來逼人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
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麀尾悉脫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
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
羣心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

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
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
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
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
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

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春興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景得身正自調暢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

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長康云漸至佳境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右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劔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辯速

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齊席毘清幹之士卑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若干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裏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稽含與二陸談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友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

人有短所以見長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日起不招客與語必自出訪客談諧放蕩略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二嘲笑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穉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以荀有感容趙少食飲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
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徃復之
氣何必在大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
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
鬼赧愧而退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
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官當出虞存嘲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

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
身不如夷甫王劉相曰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
甫無君輩客

阮宣子有令聞人尉王夷甫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
異曰將無同太尉善之辟為掾故世謂之三語掾衛
玠嘲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
自可無言復何假一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
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忻然便
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
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
客試使驅來瑾璽而不肯舞故以相比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

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說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
江不復爾王嘆曰不知其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
顛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

阮光祿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
阮遑疾而去劉尹時為會稽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
下不敢復近思曠傷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
國葛盧其君名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
生終無極已朗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
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裴景
仁秦書曰朗堅從兄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
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

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邪忱醜而木國寶美而狠故
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
跪而張口唾而含出

謝鎮西書與殷楊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
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
馳耶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
人周旋

孫綽賦遂初築室歛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
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
抱亦何所施

孫興公道曹輔佐本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豎終非
無文采酷無裁製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中買
山而隱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
日委君二賢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
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
興溪中釣碣何敢譎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
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投之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
人得餉卽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莫刻薄乃復驅使

草木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
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
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

食不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
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謝瀹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
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大慙

○柳昂柳機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
時揚素用事因賜宴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

曰不若孤楊獨聳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悉于耶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江祐嘗詣謝眺眺言有一詩已呼取旣而便停祐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徐常侍聘齊魏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郗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張融與尚書何叡善往詣叡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斷。時嘲之曰：「說事即象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王奐為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值人驅驢，祥語之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本皆已，今僕矣。」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罵曰：」

奴乃以我為牛。

范曄宗臨刑時，妓妾來別，悲滄流，連謝綜時亦同刑。顧謂之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有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各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有生望。』綜與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畏死，乃爾耶。』

江從簡是光祿革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怒。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劉季和性愛香。嘗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荷。今君至人家。坐席三

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走耶。後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必爇香一炷。所親亦私號伴月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

無口便成衰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東坡曰途中見童子厚乃回反耳

○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端為顛願質之于瞻公笑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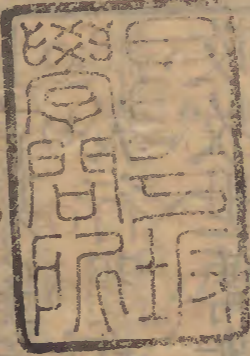
○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元章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見而哂焉時謂其顛而米又歷訴諸執政故世傳米老辨顛帖

○秦太虛為御史賈易所彈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徒猶惡予之聲

初潭集卷之十五



目語對衆... 貴事... 以... 章... 以書... 辨... 蔡... 京... 結... 其... 家...

